



# 荒唐人生，真實小說—— 談哈金其人其作二三事

文字工作者  
陳美萍

**美**國最高文學獎「國家書卷獎」得主，同時也是響譽二十餘年的美國筆會「福克納小說獎」得主，哈金（本名金雪飛）在眾人期待之下抵臺灣，進行為期6天的文化交流訪問。在新書《新郎》發表會上，他以發人深思之語，道出人生無奈：「有很多事可以去做，就因為都沒法做了，所以最後退到紙上用筆說話。」自喻自己不過是個落草為寇的人，一個失敗的人，無用的人，寫作之初原是為了求溫飽，意外走上作家之路，受各界隆重禮遇，內心頗為不安。然而，寫作讓他「成為一個獨立的人」「找到一塊安靜之地」，又非常心安。在安與不安之間，哈金用筆寫出精采鉅作，彷彿活現老子哲學「無用為用」的偉大思想。

## 堅持英文創作

「中文作家不缺我一個。我花一年半的時間去思考這件事。選擇用英文創作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走多遠。」在一場與臺灣藝文作家的對話中，話題悉數環繞在「語言」這個問題上。難道從未意識背後廣大的中文讀者需求？作品經由自己第一手轉寫成英文，再經由他人轉譯成中文，怎麼看二道手續之間所流失的語言風格？「一個作家必須堅持他的價值，我已經走了這麼久了，不會再回頭以中文創作，中文作家不缺我一個，我會繼續用英文寫作。」鏗鏘有力的堅持，怔住了在場的許多人。「理想中的讀者或許存在或許不存在，或許只有一個人或許沒有，對我來說，To write for the dead we love. 我為那些我所愛的死去的人而寫，那些人或許是契訶夫、是福婁拜、是杜思妥也夫斯基、是托爾斯泰。」哈金擅長以悲憫之心描述人性中的

愛與慾望，他選擇以非母語的英文寫作，以精簡的白描式筆法刻畫中國社會生活，行文饒富韻味，不到十年的時間即囊括美國多項重要文學大獎。除了《Waiting》（等待）同時榮獲「國家書卷獎」（National Book Award）與「福克納小說獎」（Faulkner Award），短篇小說《Ocean of Words》（辭海）獲極具聲望的「海明威獎」（Hemingway Award），短篇小說分別獲得三次「手推車獎」（Pushcart Prize）、「坎銀評論獎」（Kenyon Review Prize），《Under the red flag》（光天化日）獲「奧考納獎」（Flannery O'Connor）。

## 海闊而納百川

或許是經歷過一段十分艱苦的生活，哈金對待人事物總持一份包容。那種無可形容散發出異常的悲憫寬懷，讓人直覺「竹直虛心」、「飽穗低垂」，這樣形容似乎將他說成是一個太過謙遜壓抑的人，又失去他本人誠摯的風味。總之，不管怎麼形容，接近他身邊的人很容易感受一份溫馨，看待天地的方式容易受他影響也多了一份寬美。

哈金出身於中國遼寧，14歲時，還是個小孩子的他，虛報了2歲，跟大家一起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，在中蘇邊境守衛著。「我們是一群等於就是去送死的，發生戰爭我們就是第一波犧牲者。」在零下40度的天氣裡，放眼望去一片雪白，呵著小手取暖還是小孩子的他，怎麼知道會有後面這樣的未來。

文化大革命是另一段人生的荒謬劇，父親曾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執行者，母親卻是一個小地主之女而被打為黑五類的受害者。哈金雲淡輕風似的提起了家裡的分離狀態，如同



他的筆調「重重的悲，輕輕的寫」。他最終因為一股想唸書的動力，走出軍隊、走出中國、走出美國，站在更大的立足點看世界。

### 紀實人生

在哈金的第二本小說《Under the Red Flag》（光天化日）序裡提到：「這是一本真實的書，沒有任何事件是虛構的。」寫實是哈金作品的一大特色。福克納小評審團稱譽他的作品：「在疏離的後現代時期，仍然堅持寫實派路線的偉大作家之一。」不管作品是何屬性，被歸類在什麼地方，哈金認為「總是盡力全力，寫出滿意的作品就是了。」《光天化日》在一九九四年寫完，九六年才獲得出版社的青睞，九六年底，他應邀至明尼蘇達州的大學演講，到達南達科他州又要再坐輕型小飛機轉至當地。讓哈金意外的是，飛行員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小伙子，在顛簸的行旅中，他想著萬一發生意外，身後事物該怎麼處理。令他驚訝的是，「當我想到剛剛寄出去的、修改過的《光天化日》的校樣時，心裡十分坦然，覺得這是一件完成了的事，怎麼想也想不出還該做什麼，想不出有那個詞或標點該改一下。」就一本書來講，這是至高的榮耀了。

《光天化日》裡的故事都發生在一個地點，每個單篇有撐起另一個故事的作用，整本書就哈金形容：「構成一部地方誌式的道德史。」其中突顯了人性的慾望掙扎，與制度之下人性的扭曲與迫害。在殘酷故事的背後，事物的真實性更讓人錯愕與惋惜。

### 荒謬存在

哈金筆下的故事順其邏輯發展，過程或結果會讓人感覺特別荒謬，這是作品最令人覺得成功之處。《Waiting》（等待）讓哈金在文壇上豎立里程碑。看過《等待》的人，很難不被故事吸入。中文版的譯者金亮，是哈金無意間在一次刊物上發現的，金亮的文筆可以抓出書中風味，雖然許多翻譯學者認為金亮的文字失去原文簡潔精神，但是譯文的流暢並不妨礙讀者一氣呵成。

《等待》是一本讓人掩卷嘆息的書。一樁等了十八年終於離婚成功的故事，一個一心只想追求自己理想中浪漫愛情的男主角孔林，一個始終默默付出無怨尤的傳統女子淑玉，一個獨立自主生活在城市的新愛人曼娜。他們的三角關係既不複雜，也不激烈，既不衝突，也不哀怨。反而維繫在一個奇妙的和諧狀態，因著時間，因著孔林，慢慢改變。到頭，婚離成了，曼娜似乎成了淑玉，淑玉似乎成了曼娜，每個人都付出了代價，而孔林，仍然迷惑著自己的決定。

哈金曾表示：「《等待》有很悲劇的層次在裡頭，孔林是個不錯的人，他很紳士、很被動、不夠熱情，在道德、文化、傳統的規範下，心裡存著一個死角。他這種罕見的性格，很不好寫，在文學史上也很難找出這樣一個人物，最後他發現自己失去「愛」的能力，時間也沒能再來一次。如果他不是處在強大壓力之下，而在一個寬鬆的環境，故事或許還不至於如此悲劇，然而他活在中國這樣一個地方。」

人生的荒謬劇隨時都在上演，我們從文學作品中看到事物演變的蛛絲馬跡。哈金以深入的細節，引領讀者進入微小的演變，接著一連串發生的效應，導致最終的荒謬結果。讀者探出頭來才驚覺：簡直太不可思議了！這是哈金小說的魔力，誠如國外評論所言：「每篇都是一則優美的寓言。」

### 東方的契訶夫

哈金寫作受俄國作家影響尤其大，他表示這些影響僅限於題材和風味。每次寫作，他都會翻看大量的資料，寫完一本書往往要讀好幾倍的書。《新郎》受契訶夫和果戈里現實主義的影響，採用了「直接」的風格，《新郎》裡有城市的俏皮、人物性格較嫻熟、相對於《光天化日》來講稍具滋潤，《光天化日》有農村的堅硬、人物性格的硬朗。《等待》受托爾斯泰《安娜卡列妮娜》、也受福婁拜《包法利夫人》的影響。由於契訶夫亦是「寫實」「簡潔」一派，哈金因此有「東方的契訶夫」之稱美譽。